

南匯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南匯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八月

南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目 录

(解放四十周年纪念专辑)

- 南汇解放时我动态拾零 套银龙 (1)
- 我县解放前地下党征集巨额军粮纪略 奉克强 (8)
- 开展反饥饿斗争 迎接大军南下 杜 林 (13)
- 回忆我在南汇解放前夕的一次紧急联络任务..... 吴云辉 (18)
- 第一次 ——记四十年前一段难忘的经历···朱 墨 (30)
- 追述南汇解放前夜我在大团筹借军粮的经过 ...夏炎光 (37)
-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华金才 (41)
- 参加上海市军管接管委员会工作的回顾..... 吴锡钦 (50)
- 周浦解放时的点滴回忆 朱惟洪 (52)
- 忆下沙解放 王寿民 (55)
- 南汇有线广播史话 张旦初 (58)
- 解放以来我县城乡住房建设概述 倪 辉 (62)
- 建国以来我县科协工作追记 孙保仁 (67)

南汇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八月

南汇解放时敌我动态拾零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傍晚，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城，标志着南汇县五十万人民（包括原属我县的鲁汇、召楼、北蔡、江镇四个大乡）的彻底解放，推倒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城乡一片欢腾。现将当时敌我情况简述如下：

开展政治攻势 分化瓦解敌人

渡江战役胜利以后，南汇地下党和浦东人民解放总队，为配合大军解放上海，抓紧做好各方面工作，如选派有经验的同志冲破敌人严密封锁送信做向导；发动群众，筹集粮草，修桥铺路；对各界人民宣传我党新区政策；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警告信，希望他们看清形势，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立功受奖，保护好文件档案和物资财产，等待移交。当时，敌人内部都已人心涣散，斗志全无，中下层官员窃窃私语着未来的命运，较多的人感到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有听天由命等待做俘虏，也有的企图潜逃隐避，还有人认为待俘不如主动投诚。

在我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和地下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先后有两支国民党武装起义。第一，以队长陆家禄为首的五

十多名周浦镇义务自卫队，携轻机枪九挺，冲锋枪二支，各种长、短枪120多支，子弹十箱，于五月九日向我浦东解放总队表示起义反正；同一天，国民党县保卫团三营全体官兵一百多人，于大团倒戈起义。

人民子弟兵足穿草鞋露宿街头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下午，盼望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奉贤南四团分两路（一路沿钦公塘，另一路直插大团）来南汇。午后二时许，大团镇街上出现气势雄壮，态度和蔼，身穿退色草绿粗布军装，脚穿草鞋（或用带子捆在脚板上的草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是步枪，每人环背肠形粮袋，一队又一队地向北行走。对此，人们议论说：这支军队能打过长江，现在又要解放上海，真是“人不能看貌相，海水不能用斗量”。还说：与神气活现的青年军相比，装备上差得远呐。有的持怀疑态度。不一会二个镇公所人员来三角街，找当时的商会会长夏炎光（原名夏虞弼），说镇长王安正昨天已去上海，镇里无人负责，要夏先生去接待两位解放军同志。夏随即到镇里热情接待。二位解放军走后不久，镇上就出现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及不少的茶缸。天黑，一部分解放军停止前进，搭锅做饭，商界及居民屡请战士们进屋，但部队同志都婉言谢绝，晚上露宿街头，

全镇人民为之感动，都说：‘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我军兵临城下 敌人狼狈逃窜

惠南镇是国民党统治全县人民的县府所在地。城墙、护城河、四城门、吊桥都尚完好。城内驻有奉、南、川沿海支队司令部，省县保安团等反动军队四、五百人。五月十四日五时左右，由大团经三墩北上的解放军，在六灶湾镇北派出一个连和兵力越过浦东运河（即老护塘河）向西拐弯往北，朝南门方向挺进，天快黑，即分兵三路在东门外摇荡湾、城南季家宅安营，作战斗准备，突然发现马路上有不少人在蠕动，派人细致观察，证实敌军正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慌慌张张，吵吵嚷嚷，争先恐后的向西逃跑。我军即鸣枪开炮示警，（有一炮弹落在南门王姓厅屋上），敌人没有任何抵抗反应，加快启动车辆，拚命逃窜，他们为了阻止我军追击，沿途破坏交通，炸毁桥梁。我军紧急进城，在城内见不到一个武装敌人，我大部队也源源不断到达，晚上30军保卫部把原镇长宗秉彝叫来要他交出武器，结果，顺利交出了卡柄枪一支，快机一支，盒枪一支，步枪九支。又经工作，在十三名常备自卫队员中有九名自愿参加了我军行列，第二天即随89师265团北上川沙，参加了解放大上海的战斗。

五月十五日起30军政治部配合我地方党政开始接管，

成立南汇县军管会和县区党政机构，委派乡、村干部，取消旧的保甲制度，开展新的政权建设工作。

向新场镇自卫队缴械

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许，新场小学前面走来三个身穿便衣，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一口山东语的战士，对原镇公所卫兵说，我们来接管本镇，门卫即把值班长叫来，由值班潘某将解放军领到镇长徐永泉办公室，相互交谈之后，徐把三个常备班三十多队员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将身上和库房的武器弹药全部拿出来登记造册移交，当时交出轻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卡柄枪20支，快机四支，盒枪20支，步枪三四十支，榴弹炮二门，并通知警察局交出步枪八支，短枪二支（以上枪支包括义务自卫队使用的全部枪支），及部分弹药。等到交接手续办完天快黑了。于是叫镇里雇了一条木船和民工，连夜把枪支弹药运往南汇城内30军保卫部。与此同时，解放军也已到达，除进驻新场镇的一部分外，大多是路过新场向周浦方向进发。

周浦镇一战“耿司令”成了瓮中之鳖

周浦镇是南汇县最大的集镇，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成为上海郊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花米市场十分活跃，有

“小上海”之称。又是奉贤、南汇到上海的主要交通要道。历来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都首先占领周浦，南汇县城不攻自破。

周浦镇常驻有国民党沿海支队一个营，司令耿子仁。五月十三日以后，又从淞江闵行败下来的敌23军部分官兵，以孙信符为首成立了一个暂编第八师（实际约二、三百人），孙自任师长，还有江苏省保安一旅（实际不到一个营）。当时，敌人在周浦的总兵力约一千余人，有二辆装甲车，沿海支队配有美式武器。十四日，南汇县城解放以后，盘踞在周浦的敌人丧魂落魄，乱作一团，争先恐后企图逃往上海，结果被松沪外围守敌拒绝，不让进去，并要他们原地坚守。孙信符看看势头不好，以有事找23军军长顾锡九为由，丢下自己的数百名部下，窜向杜行。保安一旅旅长朱长忠与耿子仁，为争夺防位闹得不可开交。县长孙云达以搞军粮为名，十五日下午溜出周浦。

十四日，敌人开始拉民夫，到处构筑工事，连过路人也强迫劳动二小时。姚家石桥、横桥等公路桥被炸毁，并在紫东桥、汇龙桥、汤家木桥、司前桥上，安装木栅，叠砂袋，架铁丝网，镇南公路二侧深达一华里长的八字形战壕，前后有暗堡数只，镇区街道道口设路障，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日夜巡逻。保甲人员还在街上大叫大喊：“马上就要打仗了，请

大家注意’，居民们都扶老携幼，下乡投亲靠友，躲避战乱。在家的人则搬桌子、架木板、叠米袋、盖棉被，筑起家庭工事。真是大难临头，人心惶惶。

五月十六日凌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30军直属部队，将周浦镇团团包围，并开始进攻。当时敌军进行顽抗，双方在外围激战二小时左右，敌军败退，龟缩镇区，形成巷战。最顽固的是沿海支队，以密集火力封锁街道。特别是大济桥和浦镇车站大楼，战斗相当激烈。

我20军58师原定把后勤部（供给处医疗部门）设在周浦。但在下午一时左右，部队行进到百曲地界时，听到周浦镇枪炮声密集，为了争取时间，就把部队拉到一王庙以北，与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后，随即下令72团助战。结果上去的是第一营的一、二两个连，有四、五百人（双编制），从西北钳形进击。随后解放军冲进镇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特别在大济桥（俗称垃圾桥）一带，巷战最为激烈。西堍左侧有一片王姓蛋行，敌人利用桥头工事及蛋行楼上楼下的窗口为火力点，封锁了太平弄和竹行街，依仗优良武器，死硬反抗。敌军指挥官不断前来压阵，命令死守，不准后退，一时使我军的前进受阻。后来有一位女战士（系卫生员，姓名不详），从大济桥东堍北侧，闪到民房窗口用卡柄枪击中了敌机枪手的头部，连钢盔上也打了一个洞。我军乘机立即进

击，攻占了桥头堡。敌人一个排见大势已去，急忙抬了伤员，弃阵逃跑。那时成批的保甲队都哭叫着狼狈溃退。我军即集中火力攻打最后一个据点——滬廷车站。不到二小时，攻占车站，战斗结束。全力转入扑灭滬廷汽车场的烈火（系敌人纵火焚烧文件及军用物资）。

此时，全镇居民在所不到枪声后，即纷纷走出家门。只见街上都是解放军，有的在走动，有的坐在石阶上休息。街道上满是弹壳和碎砖瓦片，还有国民党士兵的尸体。许多群众都奔走相告，热烈欢呼：“解放了，解放了”！，在马路上，解放军押着一批俘虏在由北向南行进，其中最显目的要数国民党“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和他的老婆。群众为他编了个顺口溜：“身扮士兵样，满身血泥浆。头顶破钢帽，一副狼狈相。跛脚垂头走，老婆紧跟上”。五月十三日这个还在南汇的一个会议上大叫要与周浦镇同存共亡的“英雄”，在十六日就成了狗熊。

• 龚银龙 •

我县解放前后

地下党征集巨额军粮纪略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面胜利的时刻。我浦东地下党接到上级党的指示，是为迎接大军渡江南下解放上海作好一切准备。浦工委吴克勤同志于一月中旬在大团中心桥附近的施家宅召开我县各区负责同志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恳求大家做好三件大事：第一，全面开展征收军粮的工作，要通过各种渠道，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七千五百石大米；第二，积极做好对国民党乡、镇长和自卫队的统战工作，对乡、镇自卫队除枪支弹药要进行摸底造册，同时要他们维持好地方治安；第三，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宣传教育，把党员和地方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严防敌人在逃跑时破坏工厂、桥梁、道路。如有破坏应立即组织抢修。同时在解放军未到前应组织好运送军粮的船只和担架队等救护伤员的工作。

当时决定各区征粮的具体任务是：塘东区/500石；路南區/500石；路北區/600石；夏筱塘同志完成3000石。到会同志都表示保证完成。夏筱塘同志认为他完成3000石太少，提出保证完成7000石的任务。会

后各自分头贯彻落实各项任务。

由于当时还在国民党统治下，所以一切活动必须地下进行，如稍有疏忽，就有生命危险。而且这次征收数量又大，要完成它，确是艰巨。但在地下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征集了15300石大米，大大超过了原定和7500石的任务。对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间，我地下党有多人因此而光荣牺牲或被逮捕、酷刑，有的还被暗算毒打，但同志们都发扬了坚强不屈的革命气概。

现将各区在执行任务中的某些过程和动人事迹记述如下：

塘东区在老港牛肚地区召开了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和任务，经大家认真研讨，结果在七个乡内共安排征粮1570石的任务，其他单位330石，共计1900石。如三墩、黄路两个乡就各安排了300石。于是各乡地下党即同同志分头通过各种渠道与各乡长接触，要他们认清形势，立为赎罪，并交待了征粮任务。大多数乡长都表示态度，保证完成。也有个别乡顽固不理，如彭镇的陈月英，我们叫乡长去通知后，她不肯出来。后来吴学功同志亲自找她谈话，她才答应完成。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南区征收小组的严金标、王伯生两同志，在彭镇西南征收回来经过马厂桥北沈永根家附近时，被正在扫荡的万祥青年军发现，严、王立即后退，敌人进行追击，严当即中弹身亡，王也被打伤，但仍用短枪、手榴弹

顽强抗击，直至弹尽。最后，在被俘前把两支短枪丢在河里。敌人还灭绝人性地把严的头割下来，强迫王背到大团。在审问时，王坚强不屈，除毅然承认自己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外，其他什么也不说。敌人用尽酷刑，始终没有征服王伯生同志。结果王也惨遭杀害。敌人还把两同志的头，在大团北市梢第一根电线杆上挂十天。

路南区周顺卿同志在直桥蔡顺千征收三十石大米时，蔡交出一张上海支票，我们就派龚云初同志去上海领款。原来这张支票上做有暗号，所以龚在提款时当场被捕。周顺卿知道后，立即通知蔡顺千到总部，由王政委找他谈话，严肃指出：“如龚同志被害，我们不仅赔你的钱，还赔你的命，如龚得救，一切损失由你负责”。蔡当时说，这张支票是别人给他的，认为自己也上了当，并愿意偿还五十石大米。而龚被捕后，始终不承认这是共产党收来的粮款，而坚定的说是家里卖牲东西的钱。同时，组织上也大力营救，后来才被解送南汇，获得保释。

路北区的乔小山同志，在陈家桥征收时，和对方约好日期地点交款，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届时非但不见交款人，反被新场的青年军把这宅子包围，乔小山同志被捕后即遭杀害。

夏筱塘同志在坦直桥南康家宅召集了七个区、镇的代表开会，有力地进行了形势教育。他指出，为了迎接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大上海，大家必须全力协助征收军粮。规定以20

亩以上的田户为开征户，主要征收大米，不要钱钞。要掌握困难户可少收，富裕户可多收的原则。经大家按户排队，结果排出9700石大米。夏筱塘同志还要求大家在一星期内汇报落实情况。经大家回去贯彻后，有的不到一星期就汇报说已经完成。在全部任务完成后，县各催征吏负责把五十石为一个集中点待命。南汇解放后，立即通知大家，组织人员船只，把规定粮数送往指定地点，以解放军出具的收据作为结算凭证。这批粮食都完成得很好。

1949年5月14日南汇解放后，大军纷纷北上，同时二野部分兵力亦来浦东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故需粮数增加，并须立即送往前线。为此，我县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主要在城镇工商界开展献粮运动。15日上午，吴建功同志和在南汇银行内同塘东区征收主任唐正平（即秦克强）同志研讨在大团镇开展献粮运动的问题，任务是3500石大米，必须尽速送往前线。吴建功同志还亲笔写了介绍信，请唐正平立即回大团找旧镇长王安正等研究解决，越快越好。唐回大团后就找王安正及大团驻军指导员栾仁凯同志等商讨献粮办法，栾指导员表示部队尽力配合，同时还研究了分工问题。当夜，召集各工商界人士开会，强调了当时大军围攻上海，前线战士急需军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过大家自报，共献粮4700石。于是连夜组织装运，分三批送出。第一批23

条船，共运200石，送交川沙南门的部队。后二批共41条船，后装运大米3500石，都交送川沙高店附近部队。这次献工工作完成又快又好，所有送粮人员和船只都顺利到达和安返回。

与此同时，在惠南镇上也完成了一次不寻常的送粮任务。解放前夕三台县征收的粮食中有5600石是米票。其中有3200石是惠南镇各商号的米票。解放大军纷纷北上，需粮甚急，所以王克刚同志立即要苏金生同志敦促旧镇长，通知惠南镇各商号准备好大米待命，并指定王根、唐小妹两同志下乡组织民船四十余只，把3200石米票全部兑现装运前线。每条船配有三个民工和二名解放军护送。当这支船队浩浩荡荡到川沙小普陀附近时，就听到小营房一带有密集的枪炮声。同时有一架敌机飞过船队时用机枪扫射，二个解放军战士当即中弹倒下，船上民工吓得纷纷上岸跑散。负责送粮的负责人苏金生和孙树清两同志，立即同护送的两名解放军同志商量对策。幸好有不少战士也能临危不惧，于是拉啦啦，擦的擦，船队继续前进，终于把全部粮食送到川沙高店。高行一带的目的地。前线战士看到粮食运到，欣喜万分。他们说，这里已开始断粮，战士们已在吃蔬菜充饥了。对这批粮食的及时支援，深表感谢。由于民工已跑光，只得把这批船只暂放那里。直到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才又组织民工去把船只摇回来。苏金生同志说，

开展反饥饿斗争 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一九四九年春，地主又要同往年一样，向农民催逼春租，而当时的贫苦农民即使不交租米，也得忍饥挨饿过日子了。我地下党为了帮助饥民渡过难关，发动新欢农民开展反饥饿斗争，使广大农民进一步靠拢我党我军，以利我党扩军备战，扰乱敌人后方，积极支援解放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大上海，解放全中国。

一、找突破口

一九四九年三月，航头地区地下党支部找当地杨火生、夏卫生等贫苦农民商量，党支部书记朱新楼提出：航头地区在抗日战争后期（一九四五年春），有十二石饥民米被张殿生、周上大两个伪保长贪污了，现在要他们连本带利拿出来，分给新欢农民，我们要团结广大农民，进行清算斗争。经大家一致同意后，立即分头通知附近一、二里范围内的新欢农民召开大会，同时通知两个保长到会，会上由杨火生作动员，并提出了十二石米的问题。两个保长一口答应全数拿出来。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借你们的“印子钱”不是三个月翻一番吗？你们十二石米用了四年，应该翻几番？当时一呼百应，群情激昂。结果，两保长才答应拿出三十六石大米，第二天，全部分到了农民手里。清算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二、扩大战果

在清算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更大范围内召开农村新欢户会议，于是以航头支部为核心，组织在清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分头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召开清算斗争会。同时又研究如何开展反饥饿斗争(俗称谷荒)。为使这一斗争能有组织有纪律的进行，当即仿效一九三九年农民抗日救国协会的模式成立了饥民会的组织。经讨论推选杨火生为会长，夏卫生为副会长，第一批入会的会员。聂慎与简单的入会申请书。并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饥民小组，选举产生正副组长。

在组织建立后，首先有杨火生、夏卫生带领了二百来人的饥民队伍，来到了羊毛滩的宅子上(即航头乡倪桥村)，找到是姓的两个地主，向他们说明今年荒三春，农民口粮无着，要点粮食吃饱肚子种好田，秋后才能交租米。经过一番斗争，地主拿出了十石米，每人分得八斤，接着到航头镇上，饥民队伍扩大到上千人。找到富商周金如，要他在镇上筹集五十石大米，姓周的很狡猾，暗使保长王阿葵(青年军情报员)出面说情，以五十双跑鞋送给饥民会领导人企图了事。地下党领导施炳昌、朱新楼同志得悉后，马上集合骨干分子开会，把保长王阿葵抓起来，揭露了他的阴谋。后经大队部联络站朱新泉(东新园茶馆老板，后中共党员)等出力调解，方使古鹤乡乡长蒋秉兴召开了航头各商号会议。协商结果，拿出三十七石大米分给了饥民。反饥饿斗争的第一仗胜利了。

三、宣布纪律

由于饥民队伍不断扩大，在纪律、秩序上必须加强，于是在骨干会议上反复商讨，订出了六条具体纪律。

1、队伍到达目的地，排好队就地坐下；2、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队伍；3、不准吃拿人家的东西；4、除了领取自己的一份粮食外，不得多拿冒领；5、对无依靠的老年人、病人、残废人，须指定专人帮助代领带回，送到他家里；6、指定谈判代表3—5人。

纪律制订后，经群众讨论执行，效果较好。这样，在东西南北几十里范围内，反饥饿斗争不断扩大顺利开展。

四月下旬，“吃荒”的浪潮发展到奉贤县泰日地区。那里也集中了七、八十人，刚要进街，被泰日乡军警鸣枪威胁，大喊捉人，反饥饿队伍因之逃散。此时，我解放大队部正好宿营到这个宅子，当晚就召开了断炊户大会，一面进行形势教育，一面介绍航头地区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饥饿斗争的经验，会上群情激奋，决心加强组织，严肃纪律，扩大队伍，重振旗鼓，三天后，三百多人的队伍再进泰日镇，在学校操场上有秩序的排队坐下。同时派出代表找镇长丁志文进行谈判，一方面把丁的头号亲信抓起来，一方面利用各种斗争方式对丁等进行教育，使他们看清形势，提高认识。结果非但解决了饥民的粮食，而且还交出了四百三十石军粮，还保证把枪支弹药随时上交。

在把航头地区的反饥饿斗争的情况向浦解总队领导汇报后，领导上即派韦方同志来航头地区总结经验，并推广到奉南川三县，还提出三点要求：一号召28个党支部，11个直属党小组的400多个党员发挥领导带头作用，把农村中的断炊农民组织起来，开展